

<<白雪乌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白雪乌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1677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1673

出版时间：2010-8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迟子建

页数：26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白雪乌鸦>>

### 内容概要

一百年前，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，共有六万多人为此失去生命；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，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！

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，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。

沉闷混沌的日子、迷惘诡异的气氛；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，在死亡的重压下活力萌发，枝缠叶绕，难解难分。

当数千具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，我们不由得祈祷：愿每一个灵魂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堂。

## <<白雪乌鸦>>

### 作者简介

迟子建，女，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。

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。

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，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。

1983年开始写作，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，出版有六十余部单行本。

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树下》《晨钟响彻黄昏》《伪满洲国》（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《逝川》《白银那》《“朋友们”来看雪吧》《清水洗尘》《雾月牛栏》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《听时光飞舞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《迟子建散文》等。

出版有《迟子建文集》四卷、《迟子建中篇小说集》五卷以及三卷本的《迟子建作品精华》。

曾获得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澳大利亚“悬念句子文学奖”等多种文学奖项。

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。

<<白雪乌鸦>>

书籍目录

一出青二 赎身三 丑角四 金娃五 捕鼠六 蝴蝶七 桃红八 烧锅九 过阴十 离歌十一 道台十二 殉葬十三 烟  
囱十四 典妻十五 冷月十六 口罩十七 封城十八 灶神十九 分糖二十 焚尸二十一 晚空二十二 回春

## &lt;&lt;白雪乌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王春申的母亲去世的那年，金兰又生下个女儿。不明实情的老太太还知足地对儿子说：“王家有龙有凤了，看来老话说的好哇，丑妻近地家中宝。”而王春申清楚，金兰为了报复他不和她同房，怀的是个野种。在他想来，能跟金兰的，不是摆卦摊的张瞎子，就是捡破烂儿的李黑子。李黑子胃口怪，在傅家甸是出了名的。喜食臭鱼烂虾不说，还爱捉老鼠和挖蚯蚓吃。

母亲过世后，王春申把老人遗留的几件上好的银器变卖了，再卖了旧屋，在同发街买了一处草瓦板房的宅院，辞去了制粉厂的活儿，领着吴芬和金兰开起了客栈。

哪想到，客栈还没开张，两个女人先为客栈的名字较上劲了。

吴芬说该叫“春芬”客栈，取她和男人名字中最祥瑞的字；金兰呢，说是叫“春兰”更宜人。

王春申并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她们搅混在一起，就说用她们的名字算了。

取她们的姓组合呢，是“吴金”，“吴”的谐音本不好，再连着个“金”字，王春申自然反对。

取后一个字搭配呢，是“芬兰”，王春申一想这名字更不妥，不知情的，还以为是洋人开的呢。

最后，他确定为“金芬”，这下吴芬不干了，说她为大，凭什么名字要放在后头？

王春申想，那叫“芬金”的话，也不顺耳啊。

两个女人为着店名争得不可开交时，有天王春申在松花江码头闲逛。

碰见一个卸货的老工友，他问：“听说你家要开客店了，几铺炕啊？”

“王春申说：“三铺炕，两铺大炕，一铺小炕，能住二十号人吧。”

“说完他想，这客栈何不叫“三铺炕”呢？”

在那儿被传染上鼠疫的。

既然进去的人，很少有活着出来的，那么花钱弄这个疫病院有什么用？

王春申愤怒了！

他捡了一堆石子，两个裤兜都揣得满满的，先去疫病院砸门窗，骂医生是一群蠢猪；然后又步行十来里，去道台府，一边砸紧闭的朱红大门，一边骂里面的人只图自己享乐，不顾百姓死活！

傅家甸天天死人，怎么没死一个官府的人？

王春申要被气疯了。

若是以往，他的这通闹腾，会引来众多的围观者。

可是这个凄冷的冬季，人人都受着死亡的威胁，也就没人在意他人的不幸了。

金兰死了，翟役生的腰，就像被大雪压弯的树，又佝偻下来了。

他白天时坐在院子的棺材堆前，一遍遍地说着：“怎么会，怎么会，她这一脸的麻子，除了我能相中，她去那里，谁看得上呢？”

怎么会，怎么会，金兰，金兰哟——他摇着头，呼唤着金兰的名字，眼里泪光闪闪；到了晚上，他蹲在客栈的灶坑前，不停地添柴，火苗旺得快蹿出来燎他的眉毛了，可他还是打冷战。

王春申憎恨翟役生，不叫他，自己的亲生儿子就不会死在那样一个鬼地方。

他还憎恨他囤积的棺材，认为它们给他带来了厄运。

王春申不想再看见这个娘娘，于是有天晚上趁着翟役生出门了，他先把钱匣抱出，藏在马厩的干草堆里，然后把客栈的箱子柜子、被子褥子、桌子凳子、锅碗瓢盆、衣裳鞋帽、针头线脑，凡是能用得着的，悉数搬出，又把继英抱到马厩，然后将客栈和棺材分别淋上火油，将它们引燃。

那晚北风呼呼地叫，天空飘着鹅毛大雪，草瓦板房和棺材，大约知道自己今夜将是老天赏花的对象，它们争宠似的，竞相怒放，把自己开得红红火火，蓬蓬勃勃的。

吴二家的见前院的客栈火光冲天，怕火烧连营，将自家引着，赶紧跑来，让王春申去报消防队的来救火。

这个消防队，成王春申从来没有听金兰这么痛快淋漓地骂过人，尤其是骂翟役生。

他能做的，是为这骂声增添点乐感。

王春申“啪啪啪”地扇翟役生耳刮子，直把他打得东摇西摆，屁滚尿流的。

## &lt;&lt;白雪乌鸦&gt;&gt;

翟役生开始时垂头忍着，最后终于忍不住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说：“打吧，打吧，反正我在宫里吃惯了耳刮子，再吃等于尝鲜了！”

”王春申一听他那女人似的哭声，住了手。

王春申打完翟役生，朝外走去，说：“我得把继宝背回来，孩子跟前没爹没娘，怎么行啊。”

”金兰拉住他说：“人被扔进那儿，还能让出来？”

”王春申说：“那我就去那儿陪他住。”

”金兰说：“你又不了解小孩子出疹子的事儿，万一照顾不好，落下毛病，后悔就晚了，要去也得我去！”

”金兰说完，翻箱倒柜的，把她和继宝过年穿的衣服打点在一个包袱里，说是带着这样的衣服去，定能活着回来。

金兰挎着包袱出门前，狠狠地瞪了翟役生一眼，说：“你可给我看好门，等我回来，客栈要是少了一根针，就拔你的属毛当针使！”

”说完，扑哧一声乐了。

这是金兰留给翟役生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他们听见的她最后的笑声。

三天以后，继宝死在疫病院，王春申再也听不见继宝喊他爹了。

而金兰，在继宝死后的第四天，也跟着去了。

那些天，傅家甸每天都有七八个人死亡，拉尸首的马车，空前忙碌起来。

为死者吊孝的，唯有送葬的马了。

马走得热气腾腾时，身上的汗水在冷空气中凝结成了白霜，它们看上去仿佛披了孝布。

<<白雪乌鸦>>

编辑推荐

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，再现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生死传奇。  
每一个灵魂，都有自己的天堂。

<<白雪乌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